

甲申雜記

聞見近錄

二







柴世宗得天下劉崇自河東獨闢世宗將親征馮道力諫止世宗曰太山壓卵耳何爲不可道曰陛下可謂太山乎今皆宿將久處貴位氣方驕陛下即位席未暖未易使也世宗以道輕已即日命駕出師次高平遇崇接戰世宗據高原下觀兵陣方接東北角奔西北角次之王師敗績明日按軍不戰置酒軍中酒行牽奔將七十二人斬燾下即坐中拜七十二人補之左右股栗太祖皇帝實預補中明日再戰軍士不用命者太祖刃其笠以識之戰罷識者皆斬之軍聲於是大振崇走遂圍太原

太祖皇帝爲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衝節執詣樞府樞相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廷臣無迴避禮太祖即位每歎曰安得王朴者相之

太祖將北征過韓通飲通子欲弑之通力止乃已明日陳橋欣戴入御曹門以待將相之至時伏弩右掖門外通出死矢下石守信實守右掖開關以迎王師至中書立都堂下召范質王溥魏仁浦與語移刻將校持刃迫質帝叱之質與帝



約賓禮柴氏保其天年乃召陶穀草制詣前殿  
帝北面立宣制制畢坐朝百官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  
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  
前密遣中使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太宗皇帝自并門乘勝直趨幽燕虜空山後遼王  
師據幽州虜甘心沙漠矣有赦例郎君子越者  
小羗也請得五千騎以嘗王師不成退處未晚  
虜從之乃騎持一幟由間道邀我歸路周環往  
來晝夜不絕帝疑救兵大至宵歸定州王師多  
沒虜者由是虜至今號其奇兵曰于越軍前此  
自柴世宗畫御河爲界虜未嘗敢犯邊自爾日  
尋干戈至真宗皇帝澶淵之幸方息兵御河蓋  
世宗運漕河也

國朝以來知制誥封還詞頭蓋鮮康定間張文定  
知諫院時劉從德妻遂國夫人初以右族出入  
禁中一日削其國封奪其門籍久之出入如初  
張文定請對論其不可富文忠曰真諫臣也未  
幾中旨還其國封富文忠當制遂封還詞頭朝  
論謂無近比然僉是富文忠矣張可久自轉運



使改橫行歐文忠援富文忠例封還詞頭後遂  
爲例

至和中仁宗皇帝不豫一日喻大臣擇宗室以傳  
天下又曰允良雖僭擬然變書作夜諒無他心  
宗諤外示節儉疑其有心者後董婕妤因上元  
出遊有密祈董請立周王後幸已立者周王真  
宗子在仁宗爲近屬也俄有詔立之禮官與中  
書議不決請于上上親書從政宗諤宗旦宗實  
四名以示中書歐陽文忠公曰周王沒董孩無  
立後禮議遂寢宣宗旦聞恐醉卧三日不興其  
後慈聖光獻皇后與時相卒立英宗爲皇子蓋  
本仁宗之意也

慶曆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遣喻皇后  
貴妃閉閣勿出后謹聽命貴妃直趨上前明日  
上對輔臣泣下輔臣亦泣首相陳恭公毅然無  
改容上謂貴妃冒不測而來斯可寵也樞相乘  
間啓廢立之議張文定得其說即詣恭公以爲  
不可恭公持議甚堅久而上復問之梁相適進  
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聲甚厲旣退上留適曰  
朕止欲稍加妃禮本無他意卿可安心羣論遂



止

故事建儲皆大臣議定召學士鎖院英宗皇帝大漸學士王禹玉當制上遣御藥院供奉官高居簡就第召張文定至寢幄文定時在告也英宗冠白角冠被黃服憑几語文定曰久不見學士意慘然榻上有紙一幅上有明日降詔立皇太子八字而未有主名張公曰必穎王也盛言穎王身居嫡長而無失德上頷之文定乃進紙筆請其名上力弱字疑似不可辨再請書乃大書大大王三字遂歸院草制明日大臣始知穎王爲皇太子神宗皇帝每謂文定曰國朝以來卿可謂顧命矣

眞宗皇帝聖嗣未立以綠車旄節召濮安懿王養之宮禁中仁宗皇帝生以簫韶部樂送歸邸仁宗方盛年而嗣未立以故事請楊太后選濮安懿王諸子以入禁中英宗皇帝甚幼初不在進名楊后見之抱之以歸時宣仁聖烈皇后亦以慈聖光獻皇后甥養之宮閣宮中號英宗爲官家兒宣仁爲皇后女仁宗每戲英宗曰皇后女可以爲婦乎英宗謝之由是宮中每以爲戲豫



王生英宗還邸仁宗尋故約以宣仁為夫人則宣仁所以簡上心者舊矣

至和中仁宗寢疾時相富文忠密通意光獻立後而慈聖意在英宗傳道中外者張茂則也而伺察英宗起居狀者王廣淵也蔡抗也事垂成語文潞公潞公為首相與富公議協密諭王文忠為詔草常懷之以待非常久之仁宗疾有瘳潞公服喪去位富文忠乃召韓忠獻為樞密使且密告之欲共圖其事富文忠尋亦憂去忠獻乃立英宗為皇子富文忠聞之不懌以謂事固定

周書

卷

待有變而立可也萬一有疑阻則豈復得其人也韓富由是御名隙英宗即位時富文忠解喪為樞密使一日鎖院麻出乃立潁王制富文忠初不與聞遂以語侵忠獻而引疾力去韓忠獻之喪富文忠一不弔問

仁宗春秋高一日出巨軸付中書曰第四十二封乃司馬文正乞立嗣疏也翌日進呈宰臣曰司馬光何其疏之多也上曰非獨光也前後人共四十二疏卿第議之中書袖歸翌日再稟上曰與密院同議又翌日同進呈上問韓忠獻公曰



宗室中卿厚誰韓忠獻恐慄逡巡退立復問曾  
宣靖等韓忠獻久之曰事繫陛下上曰朕懷此  
久矣顧未知卿等意耳探懷取紙一番乃英宗  
皇帝藩邸舊名議乃定既退上歸宮顧左右曰  
我有交代矣宮人衆泣其後成上意而不變及  
慈聖光獻同聽政一二貴璫間言兩宮而兩宮  
終始無事者韓忠獻之功也

韓忠獻當國召王翰林珪至中書受立英宗爲皇  
子詔王曰此事須面得旨中書以爲得體及對  
乃曰事出陛下耶大臣耶今宮中有將臨月者

二四

一五

姑俟之可乎上曰事出朕意天使朕有子則豫  
王不夭矣立之以慰人心又曰爲誰之子而立  
之上曰天知地間濮王子也遂退草詔詔有濮  
安懿王之子猶朕子也之句

景祐中仁宗皇帝嘗寢疾雖安羸弱時相呂文靖  
請置大宗正司以濮安懿王暨守節知其事蓋  
意有所在而人無知者

熙寧中西賊圍羅遠城甚急賊得吾禁卒語之曰  
汝語城中張大吾軍使速降當與汝爵祿卒敬  
諾之致卒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



人少糧盡朝夕去矣城中堅守之賊怒醢之雖古忠烈之士無以過也

仁宗皇帝朝有獻新樂者其音近鄭衛衆謂非古遂寢熙寧中劉几等頗采用之教坊樂工某乙詣几上書以爲不可几以書聞付大理問狀工曰國朝所用王朴樂爲近古今几所奏純清而不濁鄭衛音也又兩宮聲大官微而此宮高是有兩君之象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樂之所諱時以爲狂編管畿縣未幾哲宗出閣遂即帝位

張大夫士澄房兄士寧居咸平縣豪有力性嗜雞子日食十數以爲常其主典庫冀五郎者每爲畜之一日冀方探篋取之一自篋中直上而升至士寧庖舍而墜地氣若黑霧其臭薰烈家人驚異間火起堂廡帑藏須臾而盡嘗畜皇祐錢萬貫謂之鎮庫錢焰起爲煙毬而去不復銅滓冀生尋自服砒霜爛腸而卒張目見之

張大夫幼子嗜鮮鱠張運判湖南其子買魚剗腸毛羹羹沸剗魚游泳鼎中羹成鮮活若不剗者視之則剗矣遂絕烹鮮

鞏源者嘗語張大夫曰真定府都監王文思嗜牛



肉一日方醢肉凡上肉中哀號累日不絕蔡元長作尹聞而取視之其聲益悲命為棺斂飯僧燒之灰燼中得白骨一副

吳越王子太師雅之女適張氏生子名堯封與堯佐為宗表兄弟堯封游學南京遂娶曹氏女堯封俊邁從學山東孫明復至其舍執事皆堯封妻女如事親焉時文昇倅南京子彥博彥若並師明復明復遂薦堯封於文氏為門客張文之好始於此矣堯封就舉與張文定同保將引試語文定曰宗表兄自無錫宰歸當往求舉資及還堯佐但與錢五百文後堯封舉進士第任石州推官卒其女入宮中為婕妤沈氏養女是為溫成皇后久之得幸仁宗貴寵日盛時相乃為訪其族氏會堯佐以太常博士知開州還時相因以白上除祠部員外郎府界提點尋繼遷擢遂自待制河東轉運使拜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即自刑部員外郎除給事中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在京百司遷三司使未幾降制拜節度宣徽羣牧景靈四使一日大旱策免宰相潞公召自蜀將至闕下貴妃親視供帳以待其夫人入



謝衆論誼然時貝州王則叛仁宗北顧妃乃陰  
喻潞公貝州事明鎬將有成績可請行潞公既  
行貝州平潞公以功拜相羣論漸息曹氏後封  
越國夫人

貝州叛仁宗皇帝召張文定欲遣之文定以未嘗  
知兵且薦明鎬自代退以告陳恭公明將行復  
問事宜於文定文定告以地道攻城爲上策薦  
邢佐臣主其事貝州平卒以地道攻城成功佐  
臣推功第一

張堯封少從孫明復學於南京其子去華與貴妃  
常執事左右及貴妃數遣使致問明復明復閉  
門拒之終身

侍講楊旼卒李壽朋詣先公曰楊公死無以殮幸  
經筵諸公賻之先公時爲翰林侍讀學士既賻  
之且語李曰此事當告之上明日經筵先公啓  
曰楊旼死無以殮陛下幸矜恤仁宗領之少選  
中使問賜黃金百兩仍語中使曰楊旼家貧不  
得受其遺賂仍使宣諭王某知仁宗之眷邇臣  
如此

李東之李受自侍從請歸老先公時在經筵因而



奏曰東之等尚可陳力而亟請老近年士大夫貪冒爵祿年踰禮經而不知止者多矣望陛下稍加恩數以勵風俗已而詔就資善堂會經筵官賜餞內出珍果名花巨觥酌勸時人榮之比之二踈

真宗飲酒三斗不亂一日召輔臣賜飲至三斗復進巨觥觥退而酒出詔貯之三瓶中雜未飲酒以賜輔臣明日開視之不能辨也輔臣既對問上所以上笑曰古人謂酒有別腸豈虛言哉

汴河舊底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興夫開

導至石板石人以為則歲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地中京師內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無復水害昔人之畫善矣偶張君平論京畿南京宿亳陳潁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堤直抵東西二橋左右皆瀦澤也漁舸鳴榔如江湖君平請權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於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溝洫河道三年而奏功凡瀦積之地為良田自是汴河夫借充他役而不復開導至元祐五年實七十年又舊河並以木岸後人止用土筏棧子謂之外添裏



補河身奔兗即外補之故河日加淺而水行地上矣

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五代國初官府罕至舟車所聚四方商賈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郡有宴設必召河市樂人故至今俳優曰河市樂人者由此也

世宗開御河本為薊燕漕運計御河其不可廢也前人每子弟及冠必置盛饌會鄉黨之德齒使將冠者行酒其中裹如唐人之草裹但繫其脚於巾者酒行父兄起而告客曰某之子弟僅于成

三十一

二

况天佑

人敢有請將冠者再拜右席者乃焚香善祝解其繫而伸之冠者再拜謝而出自是齒于成人冠服遂同長者故謂之巾裹亦古之冠禮也今冠帶尚謂之巾裹其由是矣此風廢亦百年矣張融自樞密直學士守蜀歸監在京麴院後為樞密副使建第差壯麗太宗皇帝一日語融曰聞卿建第甚雄朕方要一庫未成可輟之即日遷居佛寺今新衣庫是也

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温成患之一歲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燃臂香以禱宮人



內瑞皆左右然之祈雨之術備盡天意弗答上  
心憂懼溫成養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婆威動  
六宮時相認之以爲其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宮  
人以弭災變上從之溫成乃白上非出所親厚  
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率六宮范氏遂  
被出而雨未應上問臺官李東之曰惟冊免議  
未行耳是夕鎖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工部  
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北京雨遂霽

自真宗皇帝澶淵之幸朝廷不復講武寶元中元

昊始遣介稱教練都使乞於其國中自稱兀卒  
又乞五音爲六當時朝議旣以天下久太平未  
嘗議經武之策而石元孫劉平輩輒盛意言兵  
以賊爲可討獨吳春卿上疏曰彼之國中自號  
兀卒而六音且奉正朔臣子之分如常可姑從  
之而我治武備以待其變張文定亦繼不請今  
武備不講宜如吳育之議因可爲邊備俟其無  
厭則我有以待之也朝議非之元昊旣不得請  
再遣使乃稱閭門使邊臣乃舉兵由是寶元慶  
曆西師累年內外騷動至明堂當大霽仁宗問



張文定赦目文定建言乞示西人招徠之意上  
欣納之曰朕意也於是元昊入貢西方以寧

張元許州人也客於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蛟  
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爲之斷行一日蛟  
方枕大石而飲元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蜿蜒轉而  
死血流數里又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  
人者延之元初不識知也客乃顧元曰彼何人  
斯元厲聲曰皮裹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  
之而死主人塗千金之藥久之能蘇元每夜游  
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皆避元累  
舉進士不第又爲縣宰答之乃逃詣元昊將行  
過項羽廟乃揭囊沽酒對羽極飲酹酒泥像又  
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  
而遁及元昊叛露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  
安之語元所作也後鄜延被圍元實在兵中於  
城外寺中題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從  
大駕至此其跋扈如此昊雖彊黠亦元導之也  
富文忠至和間旣懷立嗣之命宮教蔡抗陰伺英  
宗起居英宗之立爲皇子也恐懼遜避卧終日  
不起抗以利害動之即起拜命及英宗即位以



抗故人也日思大用召自定州且有參知政事  
之除至闕下英宗上仙抗尋亦卒

先公三守平涼召自許州及對英宗皇帝曰端明  
舊德不當更守邊但願在廷無如端明者且爲  
官家行便當召還先公曰陛下方即位邊有警  
豈臣避難之時然陛下以官家自名呼臣等以  
官未正名分英宗曰方此即位視先朝舊人豈  
敢遽以卿禮官家在至和中端明時知開封府  
至宮中救火已望見顏色如端明才望豈在人  
後欲召別殿訪政亦未敢耳先公曰今陛下何

所避耶願諭臣臣將詣政府論之英宗方謙損  
爲德遽曰無須爾也然恩遇異常玉食御樽日  
有所賚一日兒女昏嫁遣中使問其姓氏悉賜  
冠帔及行錫黃金百兩及至渭虜解圍去燧燧  
息會樞密副使王疇薨英宗喻執政曰可除王  
某補之時相退而不答或曰方邊有警擇帥累  
日王某命下即邊人喜躍虜亦解去王某歸不  
知何人可代上曰豈使其終身守邊耶然竟爲  
執政所格英宗親遣李若愚諭此  
先公爲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



宮禁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  
陛下當改無之則爲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  
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  
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  
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踈遠雖留可也臣  
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  
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即今令出內東門  
急來奏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旣以臣奏爲然亦  
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爲  
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泣涕不忍去則恐朕  
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  
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人之中使  
奏宮女已出東門上復動容而起

故事季春上池賜生花而自上至從臣皆簪花而  
歸紹聖二年上元幸集禧觀始出宮花賜從駕  
臣僚各數十枝時人榮之 一本云自宰臣而下

悉簪花從歸然上未嘗簪也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攻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  
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  
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



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比有爲朕言者且議其罪  
文懿曰其罪大無它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陛  
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  
曰竟未見之然爲朕言者多矣可從末減曰人  
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旣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  
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旣無疑  
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張文懿旣致政而安健如少年一日西京看花回  
道帽道服乘馬張蓋以女樂從入鄭門監門官  
不之識也且禁其張蓋以門籍請書其職位文

懿以小詩大書其紙末云門吏不須相恠問三  
曾身到鳳池來監門官即以詩進仁宗遣中使  
錫以酒餼問勞

李太后薨未發喪將以妃禮葬之執政對呂文靖  
留身曰昨夕聞有宮嬪薨章獻皇后即引仁宗  
手起過屏後后復獨坐簾下曰相公欲問謀人  
家子母耶文靖曰陛下爲劉氏血食計則早正  
典禮后默不語遂遷於皇儀殿以后禮葬之及  
章獻上仙間言不入者文靖力也

仁宗初徹簾聽政一日遽出詣奉先寺發李太后



棺視之其顏如生上慟而後改卜由是羣疑悉  
亡

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  
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真宗  
驚手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先文正熟視  
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騃耳可劄與寇準知上  
意亦解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  
會夜午臺官論之揚文公以告先文正文正不  
答退以紅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  
爲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  
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  
釋慶曆中鄭天休諸公復會李氏第旣退達曉  
道遇李翰林造朝事遂喧言者論之時呂許公  
當國亦以太平無事而乃有此爲說仁宗意未  
解許公曰臣觀赴會姓名皆舉朝賢俊安得許  
多人代之臣欲召至中書戒勵上從之旣召諸  
公無一人至者

丁晉公嘗忌揚文公文公一日詣晉公旣拜而髯  
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鬚撇地文公起視其仰







